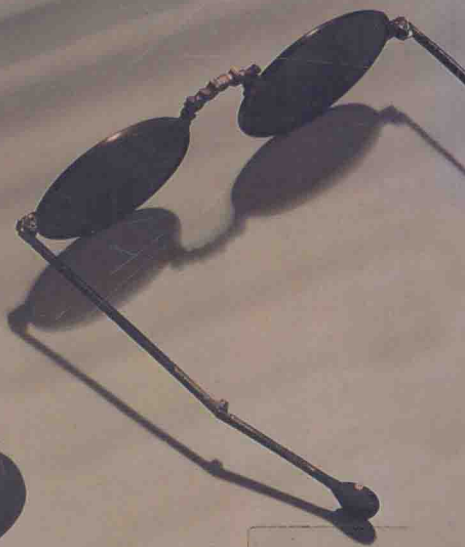


廣陵風雲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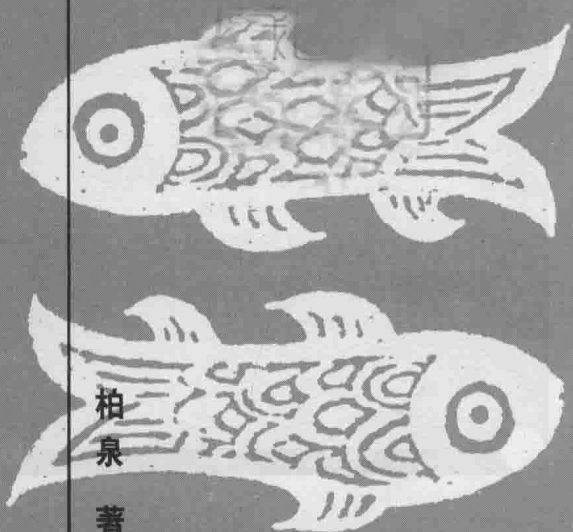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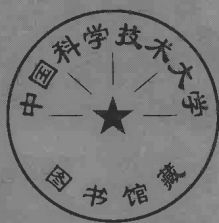


柏泉圖著



廣陵風雲錄

百家文庫·文藝集



柏泉 著

中華書局出版

百家

文庫・文藝集

責任編輯・盧建業



書名：廣陵風雲錄
著者：柏泉
出版：中華書局(香港)有限公司
香港九龍彌敦道450-452號
印刷：陽光印刷製本廠
香港柴灣嘉業街10號12樓B座
版次：1989年9月初版
©1989 中華書局(香港)有限公司
國際書號：ISBN 962 231 121 0

目錄

廣陵風雲錄·····	一
小忽雷·····	一八九
長命女·····	二四五
後記：歷史的斷想·····	二八六

廣陵風雲錄

(一)

唐朝皇帝姓李，傳到第十八代，單名一個儼字，廟號僖宗，在位十五年。這代皇帝十四歲登基，專好遊樂嬉戲，朝廷大權旁落，歸於太監田令孜之手。小皇帝什麼都聽他的，尊稱他「阿父」。朝廷腐敗，百姓遭殃。加上連年水旱成災，餓死的人不計其數。老百姓走投無路，只得聚眾搶掠，與官府作對。僖宗登位之初，就遇上了山東地區私鹽販子王仙芝、黃巢等人的造反作亂。這些私鹽販子聲勢浩大，驍勇善鬥，像一陣旋風那樣席捲了大半個中國，又像雪球，愈滾愈大，全國只有少數幾個地區，沒有受到他們鐵

蹄的踐踏。東西兩川地處西南，暫時苟安無事。這時做西川節度使的是高駢，他是名將高崇文的後代。高崇文在德宗時雪夜襲蔡州，平定淮西叛亂，名震天下，子孫也沾溉光榮。高駢靠着父祖的蔭庇，少年時就在神策軍當差，這是只有勛貴子弟方能享受到的美差。高駢出身將門，從幼的家教就習聞兵書韜略之學，但平日却喜歡結交文人騷客，吟詩作對，高談闊論，因此早年人們就稱許他有文武之才。那時朝廷軟弱無能，內怕藩鎮不聽號令，外懼異族的侵略。高駢受命出征，在同外族的幾次戰爭中，常能以少擊多，出奇制勝，立下了汗馬功勞。官職升遷很快，二十年中，位兼將相，他自己也以唐室中興功臣自居。蜀中南詔作亂，朝廷特派他來西川坐鎮。他打退了南詔的進犯，相度形勢，建議朝廷採取安撫和親政策。却被幾個迂腐固執的宰執大臣反對，說他「謀議乖謬，垂笑後世」。這使他憤憤不平，認為朝廷這些酸儒庸臣自己無能，却又妒他立功，跟他作對。因此不滿之意，不時流溢言表。

乾符六年，亦即公元八七九年，秋天的一個夜晚，成都的節度使府署大堂，燈火通明，酒筵盛開，西川節度使高駢正在舉行一個慶功筵會，祝賀成都新城的竣工。

高駢這年五十五歲，身材魁偉，氣宇軒昂，兩鬢已見斑白，一部濃密的鬚鬚却尚烏黑發亮。他的言談舉止，無不透露出一股豪邁不羈之氣，但也掩飾不了有意壓抑着的驕矜自滿，這是長期擔任方國大帥唯我獨尊所養成的氣勢。他舉起酒杯，眼睛朝兩邊一掃，見左右席上坐的，大都是追隨他多年的親信，得力的幫手；又想到自己半世的勛業、朝廷對他的倚重、部下對他的忠誠，不覺躊躇滿志，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

「諸位多飲一杯吧，」高駢把酒杯舉一下，許多張臉都恭敬地向着他。「這次新城竣工，成都守備由是完堅，可謂西川屏障，在座諸位都是有功之臣。今天咱們不拘禮節，要盡歡才對。呃，待會兒，我還要讓瓊瓊出來彈曲箏，給大家助興。」

聽到最後一句「瓊瓊彈箏」，座間頓時傳過一陣低低的喜悅的「呵，呵」聲音，不少雙眼睛都發出了亮光，甚至剛才相公講了些什麼話也不在意了。高駢通曉音律，喜愛聽箏，這是屬下官員全知道的。薛瓊瓊是成都箏手第一。自從高駢鎮蜀後，供奉使府，極蒙眷愛，他人就很難有幸聽到她的美妙箏聲了。所以高駢今天提出要叫瓊瓊彈箏，別看這些外表粗豪的赳赳武夫，一時間心裏却也熱呼起來。今天席位的排列次序：東席首

位是大將梁纘，依次是將軍陳琪、俞公楚、馮綬。西席首位是大將張璘，依次是將軍董瑾、姚歸禮。他們都是一式戎裝，因是相公招宴，不帶佩劍。只有一人穿的是文官服式，那就是坐在姚歸禮下首的使府參軍顧雲。高駢本人是寬袍便服，頭上戴頂幅巾，腰間束條絲絛，顯得從容瀟灑，爲的是在宴會中不要叫部下受到拘束。

「這全仗的是相公的深謀遠略，」梁纘定一定神，趕緊雙手捧起酒杯，他有寬寬的臉膛，聲音宏亮。「末將等不過効驅馳之勞，不值一提。」

「梁將軍說得完全對！」張璘也煞住遐想，立刻接上梁纘的話語。他長面孔上嵌着一對小眼睛，燁燁有神；薄薄的嘴唇，綫條分明，說明他既善於言辭，又工於心計。「依末將看來，」他說，「相公這次神機獨運，建築新城，從此成都固若金湯，這是不待多說的了。此外還有一件大事，這就是大大造福於百姓，這個恩澤可太啦！」

「百姓怎麼說？」高駢很感興趣問。

「今天末將去新城巡視，」張璘回答，同時環視一下座上諸人，表示他的話也是講給大家聽的。「這座城牆，磚甃堅固，雉堞整齊，確實是氣象雄偉，令人驚嘆。末將在

馬上看到，老百姓成羣結隊前來瞻望，沒有一個不稱頌相公恩威的。」他見高駢臉上滿堆笑容，知道這話他很愛聽，於是又說下去，「最叫末將奇怪的，舊城外面原是一片高低不平的丘陵，現在成了一望無邊的平原，少說也有幾萬畝，即日可以招農耕種，從此成都民食可以無憂了。在那裏瞻拜的老百姓，都說相公是西天菩薩下凡哩！」

「哈哈，過獎了！」高駢的笑聲裏充滿了自負之意。

「僚說那些丘陵是哪哼去脫的呢？搬到囉哩去勒呢？」坐在末座的顧雲好奇地問，他是蘇州人，一口吳音。

「你看顧先生，」張璘回過頭，對着顧雲一笑。「你做文章誰也及不上你，工役事情就外行了。這些丘陵，一座座小山，誰搬得動呀！都挖平燒成了磚，磚造成了這城！這就是咱們相公的擘劃，既取得了城磚，又開闢了良田！」

「呵，呵，」顧雲一面孔驚訝樣子，「佩服，佩服，嘸沒話說！」

「吃酒，吃酒！」高駢招呼大家，我先幹了！他把空酒杯衝大家一照。

衆人都站起來，一面嘴裏說：「謝相公！」一面齊舉杯飲了。小校跟着上來給大家

斟滿了酒。

陳琪坐在梁纘下首，他是個矮胖子。梁纘坐下來，他還站着，但是不比坐着的梁纘高多少。他說：「相公，該給這座新城起個名字呀！」他擔任建城的總監，所以對這座新城很有點兒感情。

「對，對！」高駢表示讚許。「要起個好名字，」他眼看顧雲，「顧先生，你看起個什麼名字？」

「這個，」顧雲聽到相公叫他，忙立起半身，隨又坐下，閉眼故作沉吟，晃了晃腦袋，張開眼睛。「這個，依下官之見，立大功德建大勛業者，凡人不宜任意起名，不如卜之於天，求上蒼賞賜一個佳名。」

張璘心想：討厭，這個酸子又來搗鬼了！梁纘性情慇懃，他心目中只有高駢是他的主人，顧雲說得對不對，該由主人來作主，他自己沒有看法。別的人也都看高駢的眼色行事。

高駢却贊成顧雲的建議：「好呵，就這麼辦！」他站起身，離開席位，大踏步走到

廳前來。衆人也忙忙站起，恭立一旁。

「擺香案，拿卜筒來！」

他一聲令下，左右侍候的虞侯、小校，早把香案、卜筒安排齊全。高駢平日喜研《易經》，有疑難事常用卜筮決策，所以這些東西，侍候的人是隨時準備着的。

高駢拈起燃香，默默禱告一番，把卜筒搖了幾搖，猛力一頓，便抖出了一根竹籤。一個虞侯趕忙上前拾起，屈下一膝，低頭呈上。高駢接籤一看，笑道：

「好極了，靈驗靈驗，求得了《大畜》，這可是大吉大利的卦呵！」

說着，轉身就把籤遞給跟在他身後正在探頭探腦的顧雲。

顧雲捧籤，眯細起眼睛，湊近燭光，看上面的籤文，躬身說：「恭賀相公，這是相公的功德感格上天，故而示此吉兆。畜者，養也。」他一甩文，武官們就膩了，但在高駢面前，只得讓他講下去。「卦辭上說得好：『大畜，剛健篤實輝光，日新其德。』不是就起名大畜城呢？」他試探着把臉向高駢傾過去。

高駢先不答應，一手放在背後，一手拈着鬚鬚，昂頭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我看，將

『畜』字留上去下，是個『玄』字，就取名『大玄城』如何？」

「好，好，好一個大玄城！」全體一致發出了讚美的聲音。

「太妙了！」顧雲連連晃着頭，「如此妙解，只有相公天人，方能參透此中奧秘。

『天玄而地黃』，『玄而又玄，衆妙之門』。畜字留上去下，大玄大玄，太妙了，太妙了！」

高駢見大家都齊聲讚同他的意見，心裏十分高興，但是忽然又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

「唉！當今天下，盜賊蜂起，民不聊生，單靠一個大玄城，西川的安危，還不能保得定呵！」這幾年王仙芝、黃巢爲亂，其勢不輕，朝廷東堵西擋，拿他們沒有辦法。去年王仙芝伏法，除了一個大患，但是聽說黃巢勢焰愈熾，禍亂正方興未艾呢！這兩個人都是曹鄴一帶人，曹鄴是我的舊治。我做天平軍節度使，兼鄆州刺史，那時民風淳樸，老百姓好像很聽話，我離任的時候，父老們依依不捨，還刻了德政碑。誰知幾年之中，民風就變得如此刁惡，犯上作亂。唉，我是深爲朝廷憂呵！再說，這樣鬧下去，西川有朝一日恐也難保！」

一聽這話，武將們個個摩拳擦掌，臉上露出憤憤不平的神色，主帥太小看他們了。

黃巢草寇，哪在他們眼裏！他們追隨主公南征北討，任他蠻夷蕃兵，尚且不怕，總亦打個落花流水。讓黃巢上西川來試試他們的手段好了。

「朝廷洪福齊天，相公威震夷夏，」張璘懂得衆將的奮激心理，覺得應該代表他們出來說話。「黃巢草寇跳梁，得逞一時一地，成不了多大氣候。西川有相公坐鎮，草寇聽到相公威名，膽都破了，敢來送命嗎？真要前來騷擾，有末將們在，不煩相公操心，正好趁此殄滅頑寇，爲朝廷除一大害，爲相公消一隱患！不是末將誇下海口，我倒真想會會這個什麼黃巢黑巢，看他究竟是個什麼三頭六臂的人物！」

幾個聲音同時叫道：

「對呵，對呵！我們正想會會這個黃巢！」

在這些武官的聲調裏，表現了不可一世的急躁情緒，就像一羣用皮帶拴住的猛獒，一面掙扎一面狂吠，只等主人鬆開皮帶，它們就要衝出去咬人。這正投合他們主人高駢的心意，他看着他的這些愛將，滿懷高興，說道：

「好，好！難得諸位如此忠勇，一心爲國，我放心無憂了。來，來，繼續吃酒，今

天不醉不散！」

他問身邊虞侯：

「瓊瓊來了嗎？」

「早就來了，在後堂侍候着呢。」

「好吧，喚她上來，把箏帶着。垂象，」高駢叫着顧雲的表字，「瓊瓊彈箏，須得你顧先生一詩，方能增她身份呵！」

「惶恐，惶恐！豈敢，豈敢！」顧雲剛剛就座，聽到高駢指名同他談話，忙又站起來，拱手在胸，做出鄭重的樣子，表示對相公所寵愛的人不敢稍形褻慢。「薛姑娘名滿天下，不須下官的拙筆來揄揚了。說到做詩，有相公珠玉在前，下官愈發不敢獻醜了。當年先朝李太白號稱謫仙，過黃鶴樓題詩，見有崔顥題詩在上頭，就此擱筆。相公才過崔顥，下官遠遜李白，不可相比，萬萬不敢，萬萬不敢！」

「垂象，你又謙讓了。」高駢聽他這番識趣的話，雖然心裏歡喜，但還是用不以為然的口氣說，「呃，我是武夫，金戈鐵馬的事還懂得一點；要說賦詩作文，你是進士出

身，就要讓足下一頭了。」

「相公難道不知天下人的一個評論麼？」顧雲故意提出問題。「有道相公的武功，可比本朝一人，就是郭令公郭子儀；文事也可比本朝一人，就是白太傅白居易。這不是小可的私見，乃是天下的公論。」

「呵，呵，真的嗎？」高駢有點飄飄然了，「這可真是比擬不倫了！哈哈！」

「哈哈！……」

武官們也跟着轟笑起來。

就在這一片歡笑聲中，好像有一顆明亮的星星墜落人間，一個神采飛揚的女子出現在衆人面前。她長眉細目，秀色奪人，身材修長，有一種淡雅優美的風韻，像一支挺然而立的水仙，清新脫俗，顧盼不凡。一位五十多歲的婦人伴隨着她，爲她鋪下紅氈，向着高駢拜下身去。

讀者須知，這便是唐朝音樂史上最後一位有名的箏手薛瓊瓊，伴隨的婦人便是她的母親薛小娟，也是一位彈箏名手。小娟是名妓薛濤的養女，傳得了薛濤的箏法，又再傳

授瓊瓊。箏，體制與琴相似，也是一種古老的樂器，起自西北高原，春秋、戰國時流行在秦國一帶，號稱秦聲。它以音調高急著稱，長於表達的是蒼茫長空的雁叫、草原勁風的呼嘯。到薛濤這位才女手裏，將箏加以改造，從十二絃增爲十三絃，增創新聲，音調繁複多變，更顯得溫和柔婉了，開始訴說人間的哀怨歡愉，又不失它剛健的本色。箏以其指法複雜，絃柱緊促，剛柔相濟，難學難精，不易成名，所以學的人不多。據說，瓊瓊的箏又勝過薛濤，瓊瓊自己却不承認。她今年滿三十歲了，但看上去還只是一個二十三、四歲的少女模樣。她有一對像變幻不定的雲彩般的眼睛，有時閃耀歡樂的光芒，有時又顯露憂鬱與恍惚。濃厚的黑髮，繞成一個蓬鬆的垂髻。前額稍見短狹，兩頰也微嫌瘦削，相者曾說此非福澤之相，她却不服氣，亦同命運爭個短長，這就使她的容貌在秀媚之中，別具一種堅毅的神氣。

高駢笑逐顏開，忙說：

「一起來，起來，今日是一個盛會，我們候着聽你的彈奏呢。唉，你看，已經給你備下了我那把鳳尾箏，就彈一曲吧！」

高駢所說的鳳尾箏，乃是採取深山多年老竹，用它中心一段，就着原竹大小，左狹右寬，裁製而成，形如鳳尾，所以稱爲鳳尾箏。這種箏，竹質溫潤如玉，用手輕叩一下，音調清越，像是發出金石般的聲響。

「遵相爺的鈞旨，瓊瓊當得侍候。」小娟一旁忙代瓊瓊回稟。

瓊瓊立起，款步走到箏前，在鋪設好的錦緞軟墊上坐下，用長袖在鳳尾箏上輕輕拂拭一過，從懷中取出三只長約一寸的鹿骨爪，分別套在右手的拇指、食指與中指上，這就是所謂的「軋箏」的「義甲」，一般原是用竹片磨潤製成，獨瓊瓊選用鹿骨，自此彈箏的「義甲」就不用竹片了。

「咚，咚！」瓊瓊試了試絃。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，把眼光集注到靈活地擺弄在箏柱之間的瓊瓊的細長手指上。咚，咚！……人們好像聽到，仿從遙遠的天外，傳來了一陣輕微柔弱的音響，又像吹起了一片低低呼嘯着的風，若隱若現地從遠遠的地方飄拂過來。音量逐漸增加，立即把聽衆帶入了紆迴旋轉的和聲中去。箏聲高低疾徐，悠揚曲折，變化無窮。時而像叱咤風雲的英雄，慶祝凱旋的歸來；時而像閨中的少婦，對着陌